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51
T52
1654
v.6

顯則過諷則不及理勝者中而已矣

斯文正統卷之六

祁陽後學蒙吉刁包選輯

從子再雍挍正

序

諫垣存稾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與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

信也夫欲説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鈌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傳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

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日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審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昔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

以此垂訓而子孫猶有若侂胄者

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

三代之下稱殊絕人物者輒首韓忠獻觀其決大疑定大難聲色不動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何侃侃也及得此序讀之溫厚和平粹然醇儒之言使渣滓未盡化圭角未盡融何能道隻字有是哉贊者固不可測也

韓愈前矛
鄒浩後勁

鄒道鄉文集序

李綱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明宗朝奏䟽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

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
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
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
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
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
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
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
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妣友其諸弟教訓
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

明閎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illegible]栩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得辭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

言濤

而士始以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其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于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横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出

皆人所以
百舉朝無

公之實

口爲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繇是觀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

雖從道夘爲文而一一皆言其胸中之所固有自家人説自家話與旁觀揣摩者故自不同

王梅溪文集序

朱熹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

一句承筆自從人尽分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此法亦可參用

吾儒相法却是一局

此妖鏡然非與子易看得水足語置

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音天上聲涊音輦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盗賊詛呪閃倏音叔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内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光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遯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説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顔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

照應

此五君子其所遇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葢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己任

文公立朝始小人之用合為去就見及此也溫陵妄肆譏評獨何與

儒者詩文只知是

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滅。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磊開張。由入變化。俊偉神遠。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

照應

劉器之謫新州小人爲部使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

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蓋其所禀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若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

又發明援引五君子之故

分毫王過徃驛夯亦無法外者部使亦嘆服之持身至此何異乎巧言孔壬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遠在葛桂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殁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亟復焉。而掩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其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

照應

須補此句

而不復著獨論其忠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上
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之凜凜
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
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
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
生日遂於下國歩安疆隱然眞有恢復之勢則公雖
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
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今人爲叙記每好侈談古人粃點粉飾不遺餘力

而不問其分量之稱與否使觀者遑遑欲嘔者奚
公之爲文王公之爲人可謂言之者無溢詞當之
者無愧色矣

倣正氣歌而出之例凝非山

以此句爲主

羅一峰先生集序

羅洪先

天地有義氣。大和秉以代其運。賜泰賴以歛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飈。音標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岳。奔而爲湍瀾。其凝於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於人。爲剛嚴。爲果毅。爲直遂。爲無側頗。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群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

文毅以狀
仁將腹支
清以寧礼
絕粮佩服
滿君子可
以為儀

不動心之
學

服膺

引拔小人
為學譏之

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而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它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惜夫學者之為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

典刑在望

誦其辭而兼觀其氣拔拂其光纔是善讀一峯集者

文歷

乎也誦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悚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自幼聞公於人輙有不獲執鞭之嘆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羡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章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鑱攙概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儒者懶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一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黙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

獻。風勵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於度江聶霍蒐
緝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
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不全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
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兩羅後先崛起其科名同其行誼同其理學又同
故發而爲文覺一段浩然之氣勃勃生動

陽秦纂理學名臣十五人皆薛次陳公選李泝之
議則專推薛與羅今繼薛從祀者三公矣而不及
羅與陳無乃缺典與

送金永叔序

眞德秀

陳良楚産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起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閩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

得師則爲龜山不則爲陳相可畏也哉

劉漫塘戒竹坡慮其貪多欲速捨近

堂庭勿若誠惡以紫奪

日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況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東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據正而不踰。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愚無為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

米芾節鰲
郢淮樂耳

罷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聿功出入管晏而吾
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
爲游楊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
冐暁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孔孟之道在紫陽紫陽之道在西山問師於當年
舍先生其誰也永叔生同時居同里可謂千載良
遘而乃東書辭親北之信饒西之浙豈非所謂明
師良友近在州里弗暇過而問焉者耶然則好自
滿假無復求益之志者固不足道矣即負笈積深

而所得非其人寃竟與聾瞶等則何益矣此文旁
引曲喻極寓箴規之意又爲求師者進一良劑

隨時觸景觸人觸物莫不興吾膝下之思勝詩人岵屺之歌遠甚

望雲圖序

方孝孺

河南張君文思宦遊東南二親老矣久而不獲見取法文惠公事爲望雲之圖以寓其思人子行役而思其親觸乎目則感於心豈特見白雲爲然哉於山川之似吾鄉也則思吾親之所在焉於室廬之似吾居也則思吾親之所息焉過斑白者於道則惻然而悲若見吾親焉聞姓名之同聲音之類年壽之相若皆吾思之所存而不特此也嘉辰令節焉則思祁寒盛暑焉則思車馬焉則思不得御吾親以游美衣珍食

發言孝之情後言孝之理

思之思之必如是而後可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接於四體則思不得進於吾親以爲養鳥獸之飛行群居族處則嘆吾之弗若也草木之花實風雨晦明景物之變苟有見者莫不發吾念親之情而奚獨於雲而後思哉吾意張君之思者衆矣然而皆無益也張君盍爲有益之思乎吾身非吾之所有也吾親之所生也非特自乎吾親千載之上百世之祖之所託也而可不深思乎出言則思恐其悖於理舉措則思不使違乎義居官則思盡其職交友則思盡其誠事無鉅細難易必審思而後爲其君也若親臨之其游

顯父母

文惠公補矣裕日下段自一片白雲中來者之何也思

也。若親視之。其爲思也。如此則能愼其身以保其名
不惟不辱乎親而亦可以爲子矣古之君子行役而
思親者豈特文惠公哉。思其大者以道德功業而有
益乎天下。故其事傳乎後世而不亡張君之取以是
苟能考文惠公之平生思其大節而慕效之則爲善
思其親矣不然世之以望雲自言而不知致思者皆
是也豈張君所宜效乎
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沒身如此則生存可知也此正學前段之

意禮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戒懼如此則事無鉅細難易必審思而後爲可知也此正學後段之意

正學凛凛大節文山之後一人古今誦其忠矣而抑知其從孝思中來哉讀此文具見作忠之本

沅 音元水名說文水出牂牁且蘭東北入江又州名屬湖廣辰州府 聖賢書謂濂洛五關正心矣

五友詩序

薛瑄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接。恒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也。因取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去其非而趨於是。視書恭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方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爲五物。刻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廣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既而自謂曰。古之君子

若墨學 簡

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旣取古聖賢書以爲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禀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取其德以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故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塞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清白絕俗。以滌其垢而勵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也。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

得此一轉尤見得意忘言至趣

鼎實友荷蓮之娟秀不妖可以發文藻友蘭菊之風致高閑可以安雅澹又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賴其忠告之益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實則無知子或有過彼安能有以勵子乎余曰不然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有知而能勵於人乎哉特取其動靜之性㸃有契於仁知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彼識此方將去喋喋多言之煩希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於心以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於聲見於詞而後喻

耶。疑者乃解而退。遂與五物者。序列拱揖。結爲良友。
而求正於書。又爲五詩以固其交云。

五物如山水友之所以樂之也仁知之情也篇中
亦微示其意矣不然內無所得于心雖日對五物
幾何不覿面而失良友也哉

此理學第一名臣也故其言要而不煩實而不華
讀之可以治心可以養氣可以合道器而一以貫
之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

言極有斟酌

革朝志序

許相卿

於乎建文之末諸臣忠於所事者衆矣遭時多故處死亦非一塗要之自盡其心以不負其君則同歸云爾仰稽我文皇秉鉞靖難之際一時文武才智知幾達權決擇所事去故就新策勲佐命勒彝鼎而誓河山惟艮丕顯哉乃有固懷主私罔識天授悍抗憤攖上干赫怒前既灰骨洸宗後罔或懲而繼之彌厲參夷武屬乃猶競慕而勸趨焉於乎其愚不可及也夫而天常人極乃以之存終古世道之攸繫也顧不大

表揚諸公
之烈又與
文皇纖毫
無隱妙手
妙手

與嗟夫是或一道也已夫曠代相感百世猶與有德
之裘古今一也壬午內難逮茲百四十年諸先正徇
國之烈故老私載時時槩於見聞毅色危辭凛猶蓋
世予未嘗不三復流蕩也感與去爾乎是故沐浴文
武之澤而不能不義夷齊云往者紀錄不倫遂將蒐
遺失實爰類裒而序述之得百有六人又聞諸老先
生言文皇師入都城之夕即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逸
去者四十餘人詰朝覺察者以聞後來遂谷窮山人
往往識之傭販禪寂中於戲盛哉夫國運廢興事之

纂修本末
卷

各雖五而
含生以見
流帝於地
節之心則
止

所必有也。而建文死國之臣。一時累百。三代革命
前聞矣。兩漢以還。勿論也。殆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
以來。而創見於斯焉。於戲盛哉。其皆天地精英之萃。
聖祖功化之神。書之足以樹貞風。光信史。震耀奇偉
於宇宙間。屹爲千萬世委質臣人而懷二心者防。誠
不可以莫之傳也已。於是人各爲傳。卷類爲五。難作
而死於中。死於外者。曰死難。任事不幸。而以死自靖
者。曰死事。不與難。不與事。而其心必不苟生而死者。
曰死忘義。不變面易辭。而甘流離屏遠。艱終其身矣。

死而不貳者曰死遁。於時未即引決。而知生不若死之安也。而卒死之。其與死難。死事。死志。死遁。似有間矣。然亦可謂有耻。而庶幾不遠之復者。曰死終。論次爲五忠傳。具列於篇。志義之士。得以攷徵焉。若夫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所紀載異辭。則姑次其名族。而世行爵里。因焉。以俟夫篤古多聞者云。

按革除遺事。所書死節之臣。浮於是志。未可殫述。姑取其最著者言之。則有斬衰見上。慟哭不止。上降榻慰諭。以先生呼之。擲筆於地。死則死。而詔不

可草者矣則有反背立庭中令其回顧不可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怒罵者矣則有臨刑罵不絕口命割其子鼻舌爇熟畀父食父嚼之益指斥遂俱凌遲而死者矣則有舌既斷以手探血書成王安在者矣則有見上稱殿下謂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一夕辮髮自經死者矣則有朝服東向再拜於羅刹磯湍急處投水而死者矣則有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以寄意遂自縊死者矣則有召諸生升堂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安在

與諸生大哭以頭觸柱而死者矣則有委蛇入朝伏利劍衣衽中踴躍而前欲犯駕執而剥其皮草楦之明晨駕過其屍忽斷索行三步爲犯駕狀者矣嗚呼烈矣哉

雖有勝景不得名人點綴之則寂寞無色

滁州志序

莊　昶

環滁江北一畫醉翁琅琊環滁一畫韋應物滿執中之詩歐陽修曾子固蘇東坡之文醉翁琅琊一畫言醉翁琅琊而不言豐樂醒心龍蟠者以環滁之大言也夫地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奇絕可畫如環滁者哉無韋應物王元之歐陽修者之為守無蘇東坡曾子固滿執中者之為客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山川形勝徒滅沒於荒烟白草而文獻不足徵也使有其人則凡山水之可畫者當不啻不啻自勝而不落寞

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心胸纔得此許大議論

於天地間矣嗟乎天地之物固有遇不遇者蓋亦數也雖然數豈盡乎物哉而物豈執乎數哉以余觀之環滁之遇不足以爲遇也韋應物滿執中者詩果何哉詩人之詩也歐陽修曾子固蘇東坡者文人之文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環滁之遇其視尼丘之孔泰山之軻春陵之周龍門伊洛之二程紫陽雲谷之朱子其所遇者當何如也一元十二會豈細事哉萬古一大開闢天地一大機會人固思境而境亦思人山川與我固欲各無盡也而騷雅餘談文章小技者惡

奇御闕
俗日望之
而走

是以當此哉吾聞梅花五百銅狄三下將必有爲環
滁增氣者矣天豈虛負乎我哉而環滁之勝豈徒爲
可晝哉天之生此山川自然有此人傑是惟在乎精
去取秉化筆者之何如也然化筆以天而不以人其
所以關鑄乎天下者此其所以造化乎今古者此傳
修郡志而不知天地之有化筆則山川盛德固雖有
以包容乎我而天下萬世豈無具大隻眼者哉此又
可與知者道也上年太守曾公謂郡文獻不可無志
乃取陳侍郎之所修者而筆削褒貶不敢一苟此傳

韋蘇歐滿之枝畫筆盡只好恍見孔孟程朱之學化工也生成之功大矣

側乎。盍知韋蘇歐滿不足以睍化筆之一毫而拳拳收領乎孔孟程朱者無非欲以天地聖賢爲一大畫軸也。夫詩文之人以畫而爲畫工之畫化筆以畫而爲天地聖賢之畫。繇是觀之則環滁一畫果何畫哉書成命滁兩生劉鍾岳石允高者過定山以序爲請泉亦嘗有詩琅琊而又以公爲滁賢守也遂不愧爲公一序。

詩人之詩文人之文其去道也遠矣反覆抑揚進而納諸聖賢之域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不能也

言藝而歸本於身心非徒以詞藻見長者

舉業之濫觴至此

品士録序

張時徹

品士録者何也。録品士之文也。録之何以迪士也。然則迪士以藝乎。曰、茲子之不得已也。非其藝以迪士之謂也。君子之學也。復諸身也。欲其慥慥耳。遡諸心也。欲其昭昭耳矣。諸詞也。欲其渾渾耳。復也者吾與諸士相觀而成者也。心也者吾與諸士相孚而稽者也。藝也者吾品焉而吾正焉者也。然吾懼夫諸士之以詭詞叛道也。棄遺註疏。離逖經義。剿竊浮言。罔衷於訓。險側蹁昧。罔式於程。譬之荊棘叢生而周道塞矣

名理名言正反說辭判道一段以存忠信即修辭立誠之忠者業也亦所以進德也

忠信日凋而心志俱惑若尚可以弗戒乎是故錄之以遺士也曰是足以遺乎曰奚其足哉今之文其諸異乎古之文矣況非其至者邪然而斯亦次焉耳本經以敷義訓則章矣稽古以立論事則著矣因文以徵蘊學則宜矣體無奇衺斜義無頗僻以存忠信以格繆迷其庶幾乎若夫觀而成也與學而格也則吾與諸士方共勗焉豈在是哉豈在是哉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簡者天地之道也爲文而以此豈非天下之至文耶

悲辭不能如此典則理不能如此深醇格不能如

此盡快則安得不於斯文乎有取

率吾情正
是學吾詩

大本子詩
教知是豈

認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百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曹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荅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

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
采之以觀其變今予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
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於茲唐莫若李杜宋莫
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虖詩工則工矣
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貲毀
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
辯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
之衰夫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
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

惟理諸詩庶幾以至以爲至言

孟夫儒歟衆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詩乎夫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

謂詩有別材有別趣可也謂不關書不關理則失之遠矣

言果至則
足以盡人

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
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
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
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爲是認真子名集今
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
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况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
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繇
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以李杜黄陳爲詩之表以周程張朱爲詩之至謹

其人不惟其言也然言與人寔相表裏苟有人至

而言不至者乎吾於白沙之論詩又得論文法焉

遡師友之源

辨師友之別

別三子序　　王守仁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

求師友之深

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壻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

評 皐師友之

其相與也亦溯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眞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慼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慼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

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達其所樂而拔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

修職業

歟三子則焉徃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徃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滮原明

廣聲氣

官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徃見焉猶吾見也已

師道肇興於洙泗嗣美於洛閩振響於餘姚師師濟濟直出而與帝王分統豈細故哉觀此序孜孜勉勵具見道義相成之雅非功名富貴所得而與也後之人以舉進士爲榮豈復有解此者哉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事功氣節不從學問中來非動於各則激於氣

別涂鏡源序

馮從吾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榆陽六載於茲。內修外攘。功高一時。茲晉秩大司馬。揔督宣大。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爲別。余惟先生勛勤燕然。望隆台鼎。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爲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爲宗。令學者合下便見性體。余向叙先生語錄。謂開關啟鑰。直窺聖學之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

孟子以水喻性此以火喻性皆善喻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得已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人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於君則能忠感於親則能孝感於兄弟則能友愛感於朋友則能信感於百姓則能撫綏感於盜賊則能制禦感於孺子入井則能怵惕惻隱觀於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君臣父子兄

從宜歸命宜復

弟朋友及一切華夷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微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發發皆中節。即位天地育萬物。皆是一物矣。豈待外求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於容執敬別。高不至於玄虛。卑不至於機械。聰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不然聰明睿知。不用於容執敬別。必用於玄虛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知不知之

又看出陽明破綻

爲愈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爲宗者。允得聖學眞脈。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皆爲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旣以欲亦爲良知。其勢必以縱欲爲致良知。流弊至於蕩簡踰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以理言。知而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故單提知止二字爲宗。與吾之良知而一稟於理。即知即止。即止即善。又孰肯蕩簡踰閑以自逸於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眞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

以見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見異學之昧胥於性宗。眞不啻見孺子之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眞有不容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凑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爲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哉。余不肖。自髫年髫庭。即知有聖賢之學。荏苒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於京師。乙未再講於

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年而先生入秦。余雖病卧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荊一談。而書牘往復。動踰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哉。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遊。相期入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為先生歌之。以為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二語宜書諸堂不特勗兩人也

余解大學章云聖經曰知止曰知先後曰知至一

篇之中知字凡三見可見止至善全在知字上着
眼此說正合涂公之旨至於分別理欲更進餘姚
一格尤從來學者所未聞開關啟鑰豈虛語哉以
此爲別千里猶同堂矣

慕古錄序

張銓

予與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士生于百世之下而欲與千百世以上之賢人君子覿面而攄心並時而程業非詳考其生平亦胡以得精神於寥廓之表參符契於絶續之間哉余不敏於書鮮所窺測顧獨好觀史傳每憑几開卷讀古人之嘉言善行可法可則者則勃然興與其神謀秘畫投機合窾巧發奇中者則懽然喜或情與事相觭意與時相違者隱者合者離者則沉然思又或忠而獲罪信

而見疑忌之不得伸功之不得遂甚且身之不得完也則慨然歎而灑然泣要以摹徃古之神參天下之變摯巳成之矩作後起之法而已頃奉簡書巡行秦蜀篋中諸史止携唐應侯左編一種簿書之暇間一閱之病其捜取夾雜簡帙太多且有煩而無次略而失情者於是爲之稍加刪定芟（音刪）複補遺正訛去謬一以諸史原本爲凖又擇其中之人品殊絶才智異等行誼勳業醇備而炳烺者凡百餘人別録一冊以便披覽恐其久而漫滅也遂付之梓名之曰慕古録

梁谿語得自己便當不讓古人

慕之云者有志而未逮焉者也夫狂者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極其所至曾不足當古人什一而尼父獨亟稱之取其志耳故曰有爲者亦若是士不古人之志而誰志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將至於下今夫射與奕小藝也然試執學射奕者而告之曰爾且爲羿與秋也雖不能至亦必欣然慕之豈士君子而出藝人下哉若謂我不能學古人是自誣也謂古人不可學并誣古人矣是徧也邇漢唐以及昭代其間名臣儁彥雖撥亂保治不同勢持

如此始稱全人

議策勛不一軌。然上之則名世之儔。次亦一時之傑也。若理學之儒。覺民而衍脉。獨行之士。抗節而維風又立身根本。稽古所先。以及將兵治賦之才。布德宣慈之長。皆擇其尤以爲軌。則經世之全局庶幾備矣。有志慕古者。倘亦以余言爲不謬乎。若曰余以渺然末學。而高論古人。若是乎不知量也。則知罪罔聽之矣。

忠烈弱冠登科。即以古人自期待。厥後見危授命不負生平。豈可於今人中求之。後世有志之士。閱

風景慕又將如公之慕古人矣

手刪公只為執聖賢成法使自陷偏無窮

統之有宗會之有元

四書說約序

鹿善繼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為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為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

理在放心在

舍我而問文禮是騎驢覓驢

不藉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從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循循之誘因誘而自得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前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

觀此則陽明何嘗不以窮理教

本心之說子靜所以服敬夫也

兩語正是

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濫甚矣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靈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君上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

實落做聖賢的方法

晦翁之許子靜者如此至其不許處亦未可抹殺

就冐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目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然哆談名理到身便難入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晦翁於巳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復禮顏子之克巳也巳之不克禮於何約願與學者反而求之勿徒以口說者以身謗也夫約而出於旁門害且甚於徒博矣

先生講學明道夙爲北地樹赤幟其淵源所自嘗稱有得於傳習錄故此文大意與博約說畧同而

機軸獨運名理特出固自探討服行中得之非區
區從事筆墨者所可彷彿一二也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象取諸大畜巳

人定勝天

責人則明責己則昏

宋名臣言行錄序

張　采

言行錄者。所以教人學爲人也。夫爲人莫大乎畜德故受之以前言往行。使夫知所鄉方。則可以與於道矣。然昔人之言行。有不盡繇學。亦有學所不能致者則嘗論之。才分者於天。擇術者於人。於天有限。而於人無限。是故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自待何如爾今夫道古而懷其人。紀史而揚其事。下迄村氓負販皆知憑弔往烈。則善善惡惡。固莫之或昧。而當身反是者。無他。志不立而氣囙之也。但立志有漸。平時無

萬寶冊其慾所欲取

舉極至者以例其餘

所儀刑一旦幾以士君子之實世不概見而欲式儀刑於百世之下離前絕後舍先籍又何賴焉故朱子即宋名臣爲則而李氏又補其世凡舉一人必節其持身處室立朝服官以及須常蹈變櫛比成冊采得而讀之曰爲人其難如望海若既曰爲人其易如獲舟檝矣書曰學無當師主善爲師學者能從是得師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毋以貧濫曰宋先生敝衣蔬食如此毋以賤枉曰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居安劬急思伊川云閑過日月即是天地一蠹音卜蒙

舜人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

出乎聖人學狂危哉

雖毋錯思蔡季通編管道州無幾微不適意倣而昔習而安焉則非古人之書盍直求其在我者耳從而求之笄角之童韋布樸遬之子可以爲聖人徒不則百歲不爲壽三公不爲貴聰明記問不爲賢故曰古今非甚相違使引之如同時同事以不及爲恥則古人奚啻接席連步彼悠悠之徒廿心退落者曰我固不爲賢人爾豈知不學爲人即已非人其去能言之鸚鵡何幾哉則朱子深切之思又能已已也

教人學爲人教人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不百歲

而壽不三公而貴不記問而贊雖村氓負販皆可與於斯道而况裳冠傳帶之流乎雖然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徒規規於古人之言行不反而求諸其心則登場之傀儡耳何益焉先儒云人人有箇聖人須要識得

積習牢不可破

聖學啟關臆說序

趙南星

馮仲好先生以聖學啟關臆說寄余曰此直指龍公之所爲書也甲寅之夏直指龍公張公與仲好講學關中書院士大夫孝廉諸生聽者蓋千有餘人越數日龍直指乃出此書以示在會者余讀之歎曰㲄哉三公之肩道也自宋儒倡明道學而有國家者遂以經義取士久之經義遂爲取青紫之具而不知有道學高才者攻古文詞其餘則青紫而已既得之則讀書之事已畢而學爲吏其所爲吏不過簿書期會之

實是此道中人

間。下焉者以竿牘苞苴爲事。求富貴而已。有談道學者。不曰迂。則曰僞。余初年亦未脫於斯。見自己丑春、奉教於楊復所先生。乃稍從事於聖賢之學。然自惟道不足以化俗。慮學者之誕而不信也。歸隱以來。惟以經義授徒。而稍抒其一得之愚。與同志者共商確之。三公乃能講明聖學。爲多士標的。龍公又以其所解悟。著之爲書。提綱分目。證以先哲之言。其於以翼往覺來。一何殷篤至此哉。無何而饒陽萬公、將刻之、而徵序於余、萬公者、仲好先生之同里人也、余於是

必止而後爲人全豈易爲耶

此隸圉倡優蠻髮而不免於禽獸弗思耳

益自愧其不肖也夫聖學者學爲人而已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心無邪思身無苟動口無妄言入則爲孝子悌弟出則爲信友仕則爲忠臣良吏此非求異於人也僅可爲人耳否則與禽獸無異此繇於上無敎下無學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人誠自循省吾人也爲不善則非人也非人則禽獸也貴人不肯同於隸圉良人不肯同於倡優華人不肯同於蠻髮人奈何同於禽獸哉學者必有學爲人之志而後可以講學夫聖賢諸儒之書其中多高遠深奧淺學者不能

喜怒哀樂
誰則無之
下學以此
上達亦以
此
意求西銘

測其崖略而曰僅可爲人則言之似若太易然言語皆目容有高遠深奧究竟則不過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孔子之言多下學之事。子思作中庸乃始言天命。言性言道。然天命即性也。性即道也。性者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道者即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人孰無喜怒。孰無哀樂。發而中節則可以盡性。可以盡道。可以合天。合天僅可以爲人。夫天豈遠乎哉。即吾人舉目所共見者也。是吾之父母也。人必合天而後可爲人。子必肖父母而後可爲子。知此而講之

不已則知爲人非易爲聖人非難學聖人而未至僅可爲人不欲爲聖人者不欲爲人者也人不欲爲人而孰能强之萬公正己愛人旣行其所學於饒陽而又日以之訓迪諸生得龍公之書即刻之以公諸人人自茲北方之學者咸知從事於聖學矣夫吾自成其爲人而古聖今賢申申焉與人言學又筆之於書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誠視天下萬世之人皆吾一體而欲皆成其爲人也以吾之所爲人塵聖賢之憂而吾乃不欲爲人孔子曰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余不

敏於龍公之書。無能有所闡明。而第言學之不可不講。與夫諸公之苦心。願與學者共尊行之。以無愧於爲人。以無負於諸公云爾。

公少年以豪放著及入官直言正色侃侃不回與鄒馮諸君子遊深有得於性命之學讀此序講學談道如家常事亦足見其大端矣

從巡方使者說起

賢者如是求伯輩難言矣

聖學啓關臆説序

鄒元標

夫道在天下。猶水在地中。地無之非水。人無之非道。所恃提衡斯道者。則係乎人。古我先王慮民未若于訓也。時有省方之舉。察民剛柔遲速異宜立之軌則。揉而化之。故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而後天下服。後世輿圖日廣。人主端拱深宫。以巡方付繡衣使者。問其所以報天子。曰糾吏治察民隱懲奸宄。丰裁凝峻。使人不敢仰視。如是焉止。觀民設教之意微矣。龍侍御紫海自少志大人學。賁斂行醇。筮仕金華。鼓吹

後學盛華
有光章華

復性二字
是講學宗
旨

六先生遺緒。攬響三秦。又續橫渠先生流風。而見之行事。敢暇借巡秦張使君仝、過關中書院。院故有少墟馮公、爲里中祭酒、率諸鄉紳子弟。肅聽教指者幾千人。侍御爲之剖晰疑義者竟日。已復條款目示諸生。馮先生曰。此後學津筏。惡可弗傳。君又續諸先正語錄於後。總名曰、聖學啟關臆說。予得而卒業。廣大悉備。大都復性足以該之。雖然、性未易復也。復性必先於透性。透性者悟也。輔氏曰。盡心繇於知性。知性斯知天。夫此非落言詮。非入意識。非有等待。非有加

要前指出
鎮頭是道

題目須如

損透之可濃可濇可竅可達可生可死即剝即復即聖即凡何內何外何異何同何安何危一以貫之無餘蘊矣然透何易言哉病寒者汗一息不流風邪隱隱流於膜理故神醫以汗必透體始甦侍御云諸生試觀一堂何嘗外却一人一人何嘗離却一刻此心運用此道現前即易簡即神化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可謂傾囊抉腸有能於此直下承領不作纖毫疑情者於開闢啓鑰之志不孤矣世欲拒人不得入也則爲之關以禦之欲人之循涂而入也則爲啟關

此勘破昔賢鐵門關玉鑰匙之說正可並發

朝廷式序之典恨不及此

以導之此需人爲啟閉者也性吾性也堅自拒也機自闢也能識自闢自闔之機則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輟而又誰能禦之諸君勉矣世秉傳四方者何限獨侍御一舉足使闕中數百年道脉光大有耀歸而報命九重四方且則而象之所鼓暢仁風助流皇化著豈淺鮮哉予故樂而序之首簡

玫先生立朝是鄒浩田錫一流人而道學之妙直與少墟先生相伯仲是以津津言之甚是乎其親切而有味也

馮恭節公拘幽書草序　　李維楨

往余見馮公舉進士時上書願得一邊尉自見竒其事壯其志已而僉楚臬與惡閹掌（音輙）㕍遂下詔獄高其節悲其遇然竊意爲激昂慨慷男子耳比部穎上過公家所居茅屋衡門稚子布衣不掩脛知爲清修之士尋迹其生平則於學問深詣該博若經濟實用月令廣義方輿勝覽諸書皆通達國體世故關切理道已見拘幽書草而後知公學有本原也自王文成揭良知之學天下靡然從之公獨以良本乎天

知之良即性之善。無疑也。所疑者格物耳

陽明之學象王是學陽明而詆陽明者則必

源也。知出乎人。流也。赤子從良發知。大人以知還良。庸人用良而不知。敏士以知而掩良。此良平易嚴密。有繩簡而可憚。此知圓轉光明。有氣燄而可喜。樂其可喜而忘其可憚。今論學之大弊也。孟子以良知達之天下。便於己。不便於人。行於此。難行於彼。安得爲良學。古訓而有獲。鑒成憲而無愆。天下通行之道。朱子所爲教也。奈何尚虛知而輕篤行。崇悟而畧見聞。訓詁章句。已非本實。而爭異傳註以爲高。經綸康濟。漫無講求。而後談圓通以文過。聖人著書一言一

是

維持

影響之目妄楊墨之也謬

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管棄之有補有瀉也在人親脉色而用之文成法專於瀉而元氣轉虛朱子補瀉兼施爲藥中王道者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朱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以爲教者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敬修維持之不能者使持循規矩猶得寡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文成也而目之爲影響比之於楊墨其可乎哉補有

講一貫者公黙無言或困問之曰此一自我生前我死後何嘗離我但能貫即得一不能貫即失一不在

講也。經以形而上下言道器。成而上下言德藝。不下學語上達。何益之有。又言孔子自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如人之寤也。興事建功。乘夫夜之既旦。藏如人之寐也。葆氣存神。乘夫晝之既昏。夜非遂已。以今夜退藏。待來朝酬應。學者以不出爲藏。而未知其藏之富。以不住爲隱。而未知其隱之深。藏而可行。隱而可見者。自在也。天之生人。老少。富貧。強弱。明暗。賢不肖。豈有偏私。正使之相交相濟。以成世而往往以時不可爲自解。時不在六上。則在人下。孔子知時不在

是文王而

上而在下。伐木而去。接浙而行。以藏諸用歸裁狂簡
叩竭鄙夫。以顯諸仁。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人各自
盡耳。天特授聰明以爲天下耳目。而默默自全。是子
不任負戴。而與老者偕安。非服勞之義也。醫稱無疾
爲平。經言平天下。自爲太多。爲民太寡。奚其平。故曰
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何嘗有窮時。又曰。人知嘆礦稅
之害。惘遠繫之寃。向使罷兩事。天下遂治平耶。人必
玩歲愒月。如火消膏。民生日貧。風俗日衰。可憂方大
耳。獄三年。以聖明不殺之威。爲臣子小懲之福。藉威

後夏侯氏勝黃氏霸楊氏溥皆從獄中得力

嚴以收補過之益藉閑寂以博稽考之功移桎梏之憂以憂此心之桎梏移光復之覬以覬此性之光復論學問政孳孳如日不及知命喻義何怨何尤至謂得捷書無喜色是作色非學也克伐怨欲不行是制心非大學也凡人臨事我見即生惟顏子忘己順禮是為正學念中非聖念玄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玄有空即有我也朱子言學如煉丹先以猛火後以溫養而亟服友人心胸大者須入至細之倪眼界高者須視上行之漸其學所得如是廣大精微矣宜其

爵祿可辭白刃可蹈天下國家可均也余少不嚮學老而不死晚讀公書瞿然驚赧然愧。而采其說之沈着痛快者。於篇首以代紳佩。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後集大成者孔子也孔子顏曾思孟及周張二程而後集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註疏與刪述同功朱子之綱目與春秋同事且也一生於周之庚戌一生於宋之庚戌尼丘之禱圩頂標應與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榮也山頹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縣孔

子而後較功量德孰有加於朱子者哉自陽明推
尊象山直接孟氏而文公之學少掩至海剛峯諸
公肆意詆黃幾成痼疾矣蔡圖之言真良劑也